

裁军谈判会议

CD/PV. 417
30 June 1987
CHINESE

第四百一十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会议于1987年6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17次会议现在开始。 尊敬的各国代表，首先我想对挪威外交部主管安全和裁军事务的司长克里斯特维克大使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将是这次全体会议的第一个发言人。 我还想对埃塞俄比亚的特雷弗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他将在即将到来的7月份主持会议。 他主持一贯称之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经验，以及他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无疑会大大有益于7月份召开的裁军谈判会议。

按照我们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会议将开始审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5。 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规则，任何想提出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的成员国都可以这样做。 今天上午的发言人名单上有挪威、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 第一位发言人是挪威的克里斯特维克大使。 现在我请他发言。

克里斯特维克先生 (挪威)：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乘此机会对你，杰出的埃及代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祝贺。 我们已对你在6月份有效地指导了会议的工作进行了赞扬。 我特别要就6月23日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向你表示祝贺，这项决定是，应当就会议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内容问题召开非正式会议。

几年来，挪威参加了这一重要谈判机构和其他所有附属机构的工作。 自1984年以来，挪威还是西方集团的正式成员候选人，挪威希望， 这个问题将能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特别会议上得到解决。 我们已在两个方面——化学武器和全面禁止核试验——着手制订与会议的讨论有关的研究方案。 今天，我有幸介绍三份涉及挪威最近研究成果的文件。

我国尽其最大的努力致力于促进就在全世界禁止化学武器的化学武器公约问题进行多边谈判。 1987年的谈判是在杰出的瑞典代表，罗夫·厄克于斯大使能干的指导下进行的。 我们高度赞赏他的领导才干和他不断谋求解决仍然悬而未决的

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复杂的技术问题的精神。

有一个主要问题涉及到进行现场质疑性视察的问题。挪威政府认为，在提出进行现场视察请求后的48小时之内向有关地点派遣视察小组是绝对必要的。在该地点进行的调查应当是细致和全面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美国在最近于奥斯陆举行的霍尔门科伦讨论会上提出的意见，即在進行视察时，应当作出一些规定，保护属于敏感类型的设施。挪威认为，这种“管理行为”观点是人们对与质疑性视察问题有关的安全问题表示关切的一个方法。

在这方面，我想指出的是，只有在意外情况下才会进行现场质疑性视察。因此，这种视察将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安全网络”，该公约可能已经包括涉及日常现场视察的一个精心制订的系统。实际上，有效的化学武器公约需要比任何一个现有的裁军条约具有更全面的监测系统。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所有有关各方采取灵活态度。根据这一背景，挪威对美苏正继续就包括核查问题在内的禁止化学武器的所有方面举行双边会谈表示欢迎。这些磋商是在1985年11月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会晤之后开始的，它们已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国认为，应当加强多边谈判和双边会谈来解决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国际社会希望尽快消除这些令人憎恶的武器。

最近有人违背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使用了化学武器。因此，在全球性的公约中列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应当从这一背景来看待挪威关于据称使用化学武器一事进行核查的研究方案。由于挪威国防研究所进行了六年的研究，对据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程序已经制订出来。今天，我很高兴介绍文件CD/761和CD/762。

第一份文件总结了1986年和1987年进行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当时在两次实地视察中对这些程序进行了试验。这些试验证明，我们制订的方法可以全年使用。

文件CD/762所概述的程序包括一次调查所经过的如下阶段：建立视察小组；对据称受到污染的地区进行调查，收集样品，进行实地分析，做好将样品运送实验

室的准备，在实验室中进行分析，以及编写视察小组的报告。在制订这一系统时，我们与一些国家，特别是加拿大，进行了磋商。

文件 CD/762 规定，国际视察员应当以毫不干涉的态度履行他们的使命，这对完成他们的工作是必要的。在实地视察的基础上，我国建议，在技术秘书处接到一种请求之后的 48 小时内应当进行现场视察。进行适当的调查，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来进行视察，并要特别强调进行抽样检查和对样品进行分析。国际视察员应当在完成现场视察后的 10 天之内向技术秘书处提交载有他们调查结果的报告。

在提出这些提议的程序时，我想强调指出，挪威国防研究所在 1986 年和 1987 年期间进行的工作表明，必须对据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某些方面作进一步的审查。鉴于这一点，我们将继续实施我们的研究方案，并且还将考虑将这些程序中的某些程序适用到与实况调查有关的其他情况中去。

挪威在进行现场实验的基础上制订的现场视察程序提供了现实而可靠的资料，而且还避免了实验室造成的种种人为的情况，这些程序将有助于有效执行化学武器公约。毫无疑问，丰富的研究成果将会促进执行委员会和技术秘书处的工作。除此之外，这些程序的一般方面应当列入该公约第九条的附件中。因此，加拿大和挪威将于 7 月 7 日提出一项有关这份附件的联合建议。

全面禁止核试验将有助于促进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努力。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尽快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公约，该公约应当包括禁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裁军谈判会议必须重新审议实际的和彼此相关的问题，无论如何必须要在缔结一项禁试条约之前详细阐明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禁试的遵守、核查和范围。两年前，挪威和其他九个西方国家就这些问题制订了一份适当的工作计划纲要（1985 年 7 月 24 日的文件 CD/621）。根据这一背景，我国对裁军谈判会议迄今未能就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问题达成协议表示遗憾。

但是，美国和苏联正在就进行试验的问题举行双边会谈。挪威希望，在下月举行第七届上述会谈之前，这两个国家将能根据循序渐进的办法就有关核试验问题

进行双边谈判的议程达成协议。在这方面，美苏联合进行的旨在改进核查措施的实验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挪威还注意到，强制性的现场视察制度列入了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之中，苏联于6月9日介绍了这些条款（文件D/756）。

在对地震情况进行核查方面，科学专家小组正准备进行国际范围的实验，以便交流和处理有关地震波形态的资料（二级水准资料）；挪威地震台阵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观测台，它将积极参加这次实验。毫无疑问，进行这次实验将向建立未来全球性国际地震资料交流系统的方面又迈出一步。

挪威始终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全球性的系统必须利用地震仪器资料传播和电子计算机系统方面不断迅速发展着的技术。这是文件CD/763的一般专题。该文件还论述了最近在大规模的挪威地震台阵系统和小规模的挪威区域地震台阵系统进行的业务活动和有关的研究活动。

依据在这两个台阵进行的业务活动中所取得的经验，文件CD/763载有三项有关现代地震资料交流系统原则的具体建议。第一，全球地震网络应当按实际可能或其他适当办法照挪威区域地震台阵系统的原则建立小规模的区域台阵。第二，通过精密的、高性能的线路，如利用专门的小型地面站的卫星轨道进行的地震资料交流将能形成一种便利的、有效的和可靠的方法，以适应所设想的全球资料交流系统的需要。第三，通过全球地震网络中的一个国际资料中心，必须有可能向任何参加该中心的站台要求和获取任何二级水准资料。

这三份文件的编写表明，挪威已将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它还表明，挪威政府十分重视作为单一的全球裁军问题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

我感谢挪威克里斯特维克大使所作的发言和他对我所讲的那番十分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国）：主席先生，作为美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新的代表，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向我表示的十分热烈的彬彬有礼的和热情的欢迎。我所见到的代表、代表团和秘书处的成员都使我感到十分亲切。我感谢你们所有人给了我支持和友谊。我期望同你们所有人一同工作。

主席先生，你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所作的贡献和所给予的关心，你履行你的重要职责所具有的才智和精力以及你所采取的公正无私的做法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很高兴在一个同美国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国家和古老而智慧的人民的代表担任主席期间承担我的义务。

我国代表团还对新上任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塔尔米齐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对他在日内瓦担任新的职责向他致以良好的祝愿。我国代表团还向挪威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的老朋友克里斯特维克大使表示欢迎，今天他返回日内瓦再次向我们作了发言。今天挪威介绍了另外一些工作文件，从而不断地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新到这一机构来的人能够亲眼看到各国代表团在从事裁军谈判这种非常重要的任务时所采取的认真态度必然信心倍增。其结果可能不会照我们希望的那样意义深远或适合时宜，但是，我相信，世界各国人民可以依靠这一会议中那些代表各自国家的个人尽其最大努力在裁军领域取得真正的和持久的成果。

我国政府对我们这里的工作所采取的态度往往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再次陈述这一点可能是十分有益的。美国各项军备控制目标是与其防御政策和旨在加强威慑和稳定、减少一切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以及维护美国盟国的安全的对外政策是一致的。自从里根总统开始执政以来，他已经遵循了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只谋求那些有助于我国安全和我们盟国安全的协议；我们谋求那些削减军队而不只是限制军队的协议；为此，我们谋求就广泛、深入和合理削减进攻性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在那类进攻性核武器中，我们首先要削减对稳定最具有破坏性的武器，即飞速快、而且不能收回的弹道导弹；我们还谋求在核试验、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达成合理的军备控制的协议；我们坚持达成能够得到有效核查的协议。达成没有有效核查规定的军备控制协议比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还要糟糕。这些

原则构成了我们努力进一步完善军备控制的基础。

现在让我谈谈我们议程的两个首要项目：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实现核裁军。这两个议程项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美国代表团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多次阐述的问题，最近美国代理代表在今年2月24日和4月23日前后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就曾谈到过。但是，更近一些的发言，特别是杰出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彼德罗夫斯基先生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使确保其他国家不对美国的观点产生误解这一点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想首先谈谈威慑特别是核威慑的问题。6月9日彼德罗夫斯基部长在发言中连连指责核威慑是有害的和邪恶的，他将这个沉重包袱扔到西方国家身上，他认为核威慑产生的原因在于西方采取了教条主义的原则，他错误地描述了我们关于核武器的观点是“为人类祝福”的观点，并且声称，核威慑“不过是军国主义者种种企图的集中表现”。

不言而喻，美国强烈反对这样形容核威慑。核威慑不是一种轻率的、僵化的理论。核威慑是一项旨在维护西方安全的政策。西方国家，包括那些组成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国家1987年依赖于核威慑，就同它们几十年来一直依赖于核威慑一样，这并不是由于某些人顽固地致力于一种抽象的概念。不是的。美国及其盟国生活在一个现实而危险的世界中——这是一个被种种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从根本上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规定的行径糟踏得支离破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任何愿意研究事实的人都十分清楚，核威慑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安全问题。核威慑的目的是确保拥有大规模用除核武器外还有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的国家不会因发动一场进攻而获得什么好处，而只会造成许多损失，进而防止战争的爆发。

如果核威慑意指不愿意消除核威胁的话，那么鉴于苏联在就中程核武器问题举行的双边谈判中不愿意采取真正的“零点”方案和不愿同意禁止所有这些武器，包括那些欧洲以外的武器的情况，苏联有可能将它自己的主张视为更为至关重要的主张。

为在双边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以及在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之间就军备控制问题取得真正进展，苏联应当考虑我国政府和美国盟国究竟持什么

观点，而且不要制造一些有关威慑影响的荒谬的问题。

2月24日，美国代表团在这间会议室中作有关核威慑问题的发言时强调指出，自1945年以来，欧洲没有发生过普遍性冲突；忆及，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一致认为，核战争不可能打赢，而且也决不应进行核战争；谈到了核威慑在苏联的军事思想中的作用，并且说，国际社会无时不在寻求其他手段，以确保国际安全，这是绝对必要的。美国方面完全知道使用核武器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悲剧，就同它知道广泛使用常规武器，甚至在目前使用化学武器在过去40年中造成的，乃至在今天仍在造成的悲剧一样。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于6月12日——刚好18天前——在雷克雅米克召开了会议，他们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包括对威慑政策所作的重要重申。现援引这份文件如下内容：

“常规、化学和核武器领域中出现的严重不均衡状况以及苏联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仍在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重申就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情况而言，除了该联盟有关防止战争的概念外，别无其他抉择，这一概念就是威慑战略，该战略是建立在将足够而有效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适当混合起来的基础之上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种因素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想请这张会议桌周围的同事们考虑一下，如果不坚持执行这种威慑政策，今天欧洲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我将另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苏联的核武库不是旨在阻止进攻，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我已经提到了欧洲的安全局势问题。美国作出的一项重要努力是在日内瓦这里继续就中程核武器问题举行了谈判，这一努力的目的部分在于加强安全从而削减核武器数量。6月16日，美国在这些谈判中正式提出了它的主张，要求在全世界销毁美国和苏联的全部较近距离的中程核导弹系统。美国中程核武器问题代表团还乘机提请人们注意，如果苏联和美国一样赞同目前在全世界消除美国和苏联的较远距离的中程核武器系统，对美国、苏联和全世界都有好处。在全世界消除这些系统将能极大地简化核查程序并减少在遵守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从而增强人们对一项协议的信心。单道SS-20导弹的产生将是对该协议的明显违犯。鉴

于这些系统的射程、流动性和可运送性，无论将它们部署在哪里都会造成威胁。

现在让我专门谈谈第一个议程项目即禁止核试验。裁军谈判会议完全知道，自1986年7月以来，美国和苏联的代表一直在进行会晤，开展了一系列称为核试验专家会议的讨论。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是于5月29日结束的，下次会议订于7月中旬召开。在这些会议的范围內，美国向苏联提出了两国就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的步骤。苏联迄今拒绝美国的建议。

在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于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进行的会晤中以及最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进行的讨论中，双方一致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是一项长期的目标，必须循序渐进。在这种循序渐进的步骤中，第一项议程将是谈判改进对1974年和1976年的级限试验条约，即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工作。

如果就改进核查工作的问题达成协议，将会使美国批准这些条约。美国同意，在削减美苏两国核武库的同时，下一步可以着手谈判核试验的中程试验问题。对美国来说，它一贯申明它的立场是，只能通过采取一系列与旨在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并行方案有关的步骤来实现停止核试验这一最终目标。

苏联建议对改进核查方法进行联合实验。这种实验将允许对美国提倡的直接对流体动力的产量进行测量的技术和苏联赞同的对地震进行间接预测的方法进行示范。苏联的这一建议显然与它对关于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点的理解是一致的。

按照美国的理解，这将与第一个步骤有关，即就改进对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问题进行谈判。美国认为这个建议是一项具有潜在用途的倡议；美国和苏联的代表都在阐述这一建议。

在进行双边讨论期间，从未就任何一种暂停试验的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关于将暂停试验作为该进程第一个步骤的建议必定被视为一个令人激动但不是切合实际的想法。这样一种办法将会破坏已经完成的工作。如果推行这种办法，保证决不会采取第一个步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第一个步骤的暂停试验与苏联政府最高一级建议的联合核查活动是不一致的。

美国准备谋求相互谅解，这是目前核试验专家会议正在进行的讨论的基础。我国政府重申其建议，即美国和苏联应当按照双方在最高一级达成的谅解立即开始就核试验问题举行双边谈判。

美国同意，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进行世界范围多边裁军谈判的一个讲坛十分重要并且承认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国家对这一重要的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因此，我国政府吁请这个机构采取行动来增进我已阐述过的双边努力，而不是与之相对抗。我国政府坚持认为，多边谈判机构只能缔结具有多边义务的协议。我国代表团再次表示愿意在非谈判任务的基础上支持核禁试特设委员会。

让我简略地谈一个与我们的议程项目 1、2 和 3 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1968 年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值此机会对西班牙国家议会批准这一重要的军备控制措施表示祝贺。核不扩散条约在防止战争，包括核战争，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过程中一直是一种真正的稳定力量。

在今天结束发言时，我想满意地指出，我们有关化学武器问题的谈判已经真诚地恢复了。我国代表团期望在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上和许多需要制定的主要细节问题上能取得真正进展。为促进对核查化学武器的问题的理解和协助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努力，美国已邀请杰出的苏联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和有关的苏联专家参观在犹他州图埃勒的美国化学武器销毁设施。今天我想对纳扎尔金大使说，美国的这一邀请仍然有效，我希望他能接受。

6月23日，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莫斯科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苏联正在建立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国务卿舒尔茨今年早些时候建议双方互访其销毁设施现场。这些互访是在化学武器军备控制领域建立信任的实际范例。此外，在建立信任方面还取得了其他令人鼓舞的成就。其中的一个事例是最近美苏达成的关于共同起草在两国首都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的草案案文的协议。这项协议是美国倡议的直接产物，它是一项切合实际的措施，这项措施将能减少美苏之间发生可能因意外事故、误解或错误估计引起的冲突的危险。

在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另一个积极的发展当然是 1986 年 9 月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了一套建立信任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的旨在增

强欧洲军事活动的公开性和可预测性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的。

念及这些成功，让我们以乐观的态度和我们将能取得成功的信心完成我们自己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要进行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所作的发言和对主席所讲的那番友好的话，他在发言中提到了埃及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我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尊敬的拉里贾尼博士阁下表示欢迎，我请他发言。

拉里贾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想首先对我有机会在这一庄严讲坛进行发言表示高兴和感谢。我也衷心希望本届裁军谈判会议获得成功。

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项目对人类的未来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讨论，并对此极为感兴趣。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不能述及所有问题，不过我将只谈有关化学武器的重要问题。希望我们能在某些方面对这一重要问题做出贡献。化学武器问题和有关这一专题的讨论在目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使用了核武器，所幸此后再也没有使用过。相反，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化学武器却在不断被部署和日益被使用。过去这一时期部署化学物剂的主要特点有所使用的化学武器和化学毒剂日益高级，从而使受伤害的人难以得到治愈，提供帮助也更加复杂。在这一不幸时期的初期，化学战主要是直接针对军事目标，但是，最近化学武器用于攻击民用目标的情况屡见不鲜且日益加剧。

对于人类社会来讲，这些特点的发展格局确实应当认为是令人震惊的。如果这种可怕的势头继续下去，一些犯罪分子可能会力图使用化学炸弹和炸药轰炸其他国家的机场和城市。被动地注视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仅仅满足于建议居民在日常采购和工作中在提包内携带防毒面具，看来是十分不理智的。更现实地讲，这是裁军谈判会议所处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这一问题具有紧迫性。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 1984 年 3 月所进行的努力，联合国编写出了第一份关于在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1985 年 4 月，第二份报告确认了对伊朗士兵使用了化学武器。1986 年 3 月编写的第三份报告最后说，伊拉克军队对伊朗阵地使用了化学武器。但是秘书长派到伊朗和伊拉克的专家小组编写的 1987 年 5 月 8 日的最后报告表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出现了新的规模。这份报告明明白白地援引了对平民百姓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实。专家的报告说，他们看望了受到这类武器伤害的一家老少。该专家小组还报告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两周岁的婴儿成了芥子气的受害者，就死在他们的前面。不言而喻，这些只是该小组知道的事件。还有无数的其他事件已成为无人知晓的历史，没有摄影机，也没有任何工作队为后代，更不用说为世界政治家今后进行的讨论描述这些人遭受的灾难。忽视这么重要的情况似乎是出人预料的。

这种事并不少见，就在两天前，即 1987 年 6 月 28 日，伊拉克军队进攻了萨尔达什特城。该城市四个居民区成了化学武器袭击的目标。第一份报告表明，10 多人死亡，650 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他们对于芥子气产生的黄绿色烟雾，更易于受到伤害和更没有抵御能力的。

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想一想，当一个孩子拼命呼救时，而且随着每一声呼喊，一团一团致命的芥子气就吸入他的肺部时，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想一下这一情景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还应想一想，绝望的母亲又能做些什么呢？她所能做的就是不让孩子呼吸，我指的是将孩子闷死，否则就让她疼爱的孩子死于芥子气。

主席先生，请不要建议让所有的孩子都在背包里背一个防毒面具；不要建议孩子几个小时停止呼吸。不要这样做，主席先生，现在我们应当做一些严肃而正确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会期望一个犯罪政府，一个不承认任何边界的、被打败的侵略者会采取行动，遵守任何法律或规定。

我希望我已经表明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我们目前应当立即采取行动的原因，因为到明天就太晚了。我们应当认真采取一些具体而实际的办法来对付这种疯狂的犯罪行为。第一，我们应当努力加强 1925 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例如通过重申

各签署国对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 第二，对任何违反议定书的行为所给予的任何和所有的国际答复都应当是具体的、坚决的和果断的。 第三，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给违反议定书的国家施加压力，以防止这类犯罪行为再度发生。 除其他以外，这应当包括强制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和各种制裁，以及暂停其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成员国的资格。 我们确信，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这些观点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就一定能防止伊拉克侵略政权继续进一步使用化学武器。

高喊人道、和平和稳定的国家不顾这种犯罪政权违反国际法和继续采取这类无耻的犯罪行为的事实，慷慨地武装、援助和从政治上支持它，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任何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也不能证明这种无视态度是正确的。 明知违犯者采取了违犯行为，还向它提供支持，这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是参与了犯罪。

最后，我们最诚恳地希望，这届裁军谈判会议能制定出必要的方式方法，以便加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有效执行国际法和这方面的规定，并保护和平、稳定和人类的未来。 顾及过去一年在拟订化学武器公约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明显而重大的进展，同时希望尽早最后完成这项公约的拟订，我想对化学武器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厄克于斯大使和他在工作小组的同事表示感谢和赞扬。

主席：

我感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的发言。 尊敬的代表们，今天会议发言人名单上需要发言的人发言完毕—— 现请苏联代表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感谢你，主席先生。 首先，我欢迎挪威外交部司长克里斯特维克大使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们刚刚极为注意地和感兴趣地听取了他的发言。 听取尊敬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第一次的发言也是十分有趣的。 我想就他的发言发表几点看法。 首先是他所提到的威慑问题。 提倡核威慑概念的人提到了所谓的核武器的威慑性质，并且声称这确保了并继续确保着和平。

在6月11日的裁军谈判会议上，阿根廷总统阿方辛对核威慑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苏联副外长彼德罗夫斯基6月9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发言时详尽阐述了这一问题。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今天提到了这一点。在该届春季会议期间，我也有机会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所以我今天不打算详细分析，我只简单地谈几点。

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的确是现代武器的一个新的基本特点。一方面，这种特性可被说成是一种威慑性，这一点不可否认。另一方面，这种特性意味着核武器使任何国家都没有希望通过军事技术手段保卫自己。美苏有关1985年11月日内瓦首脑会议结果的声明明确承认了这一点。“核战争不可能打赢，而且也决不应进行核战争”。但是如果你认为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者，那么你怎么能够计划第一次核打击呢？战后40年中，世界不止一次地滑向核灾难的边缘。的确，至今尚未发生灾难。也许这部分是由于核武器具有威慑性的原故。但是能不能保证这种威慑因素在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呢？我们认为，将今后的计划建立在核灾难迄今没有发生这一唯一事实的基础上是荒唐的。

让我们想一想，一位患病的老人不想就医，却还作如下解释，“我已经活了70岁了，我从不努力去治病，可我没有死过一回，所以我能再活70岁。”核武器越复杂，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就人类文明的存在取决于什么的问题做出决定的时间就更少了。如果我们承认核武器不能够保证和平，如果我们承认，它们相反对世界是一种巨大的危险，那么我们必然会谴责使用核武器并且削减和销毁核武器。

至于苏联对安全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我想提请你们注意如下问题。但是，在我这样做之前，我想对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就我们谈判中程导弹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进行的发言作出答复。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美国一直在逐步增强其军事实力，首先是增加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靠近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边界地区的核实力，运载系统，主要是空运系统的数量正在增加，美国第七舰队军舰上的核储存和美国在这一地区基地上的核储存正在扩大。例如，在南朝鲜已开始部署美国的“长矛”战略核导弹，这一点是令人震惊的。无人能保证为这些导弹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在今

后不会用于能够打击苏联，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核导弹系统。

念及核威胁来自美国，而且还念及裁军进程尚未超出讨论的范围而变成实际行动，我们必然会在苏联的亚洲部分保留一批中程导弹，我们准备将这些中程导弹削减至100枚弹头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中程导弹旨在保证不止苏联的安全。同时，苏联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超出自己最低限度的安全要求及其盟友的防御利益所需要的范围。

苏联渴望促进核裁军，如果能与美国就欧洲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达成协议，苏联还准备就销毁欧洲大陆以外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一再声明我们准备解决在全球基础上消除中程核导弹问题。如果美国同意销毁设在亚洲地区的核武库，并且同意撤退其超出公认限度的航空母舰，那么我们将会毫不困难地放弃在这一地区拥有100枚中程核导弹弹头的权利。当然，美国自己的领土上不会有中程核导弹。就短程导弹而言，一旦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准备在全球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是今年4月在莫斯科听到这一建议的。正如种种问题所表明的，正是美国方面不愿意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办法。在拟订我们有关中程核导弹问题的条约草案时，我们不得不考虑这种情况。归根结蒂，人们都知道苏联赞同在2000年全面销毁核武器，这是以关于中程核导弹和较短距离的中程核武器问题的“全球性零点”解决办法为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中程核导弹和短程导弹的具体问题。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对更广泛的核威慑和核安全问题的态度。众所周知，该届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最近在柏林通过了一份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理论的文件。这份文件是作为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CD/755)发表的。这份文件表明，华沙条约缔约国坚持严格的防御理论。这一理论从属于一项任务，即防止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华沙条约缔约国的理论所具有的严格的防御性表现在，它们决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采取军事行动，除非它们自己成为武装进攻的目标。从它们坚决准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向欧洲或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以及它们不将任何国家和人民视为敌人的事

实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柏林通过的文件不仅仅是原则宣言，而是一种有关发展军事力量的行动方案。这一方案的基础是充足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各盟国将其军队保持在一种备战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它们不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袭击。但是，如果它们受到袭击，它们将击退侵略者。社会主义盟国不准备让军队和军备超出为实现这些目标所要求的限度。

在其所通过的文件中，华沙条约缔约国建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参加磋商，以便比较两个联盟的军事理论，分析它们的性质和共同讨论它们今后发展的格局，从而减少多年积累起来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的情况，确保更好理解各自的意图和保证两个军事集团及其成员国的军事概念和军事理论以防御原则为基础。遗憾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迄今没有对这一建议作出反应。

现在我不想比较两个集团的军事理论。这是提议的协商要完成的任务。但是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一个基本分歧；我们的军事理论载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而且苏联还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另一方却拒绝了这一原则，用威慑概念取代了这一原则，威慑概念允许在发生冲突的最初阶段首先使用核武器。

现在我想谈几句有关停止核试验的问题，今天，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也提到了这一问题。苏联建议在任何一个论坛就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开始进行谈判。这一建议受到了我们对手的拒绝。我们还准备对中间措施表示赞同。最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禁止超过一千吨的爆炸和规定每年进行两三次爆炸的建议。我们也没有听到对这一建议作出积极反应。

从根本讲，美国正在建议的，也是今天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所提到的，归结起来无非是按照1974年和1976年的协定审查监测系统，两项协定中有一项规定炸药产量以15万吨为限。我们不反对批准——尽早批准——这些条约，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些谈判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美国宣称，进行这类谈判是不可能的，理由是，它必须进行试验，以便完善核武器和核查它们的可靠性，它再次将继续进行试验同核威慑的概念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我想向美国代表团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40多年来威慑概念一

直是美国政策的基本思想。直到80年代初美国仍未将禁止核武器试验作为一种长期目标，而是作为一种近期目标加以考虑，而且没有将禁试与削减和销毁核武器联系起来。这就是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采取的一些做法。直至80年代，它们才参加了有关核禁试的三边谈判，谈判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且在美国单方面中断了这些谈判之前，这些谈判全都即将取得圆满结果。

我的问题如下。80年代初期，是什么情况迫使美国急剧改变了它的立场呢？直至80年代，由于有人提出了核查方面的困难，因此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不存在这些困难。眼下所谈及的是另外一些问题：显而易见，只有在销毁核武器之后才能停止核试验。但是，这一措施的必要性是什么呢？当然，在你没有核武器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可试验的。我们认为停止核试验是导致制止军备竞赛的一项重要措施。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建议开始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原因。不幸，美国准备只承担裁军谈判会议特设委员会的非谈判性任务，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今天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我对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今天所作的关于邀请我陪同一些专家参观在犹大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发言再简单说几句。我对他的话的理解是，他强调这是邀请，这次参观被认为是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实际上，这的确只能被认为是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因为如果我真的去参观该设施，我在那里不会得到任何有益于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的专家说，他们销毁化学武器没有困难。他们知道该怎么进行销毁。因此，这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措施，而只能是建立信任的措施。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有更加有效得多的建立信任的措施。我认为，在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中破坏了信任的主要问题是旨在发展二元武器的计划。请告诉我，为什么在参加制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的同时又在采取旨在发展新一代化学武器的实际步骤呢？采取这类步骤能表明参加谈判的人有诚意吗？我认为取消这些计划和步骤才是一项真正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我简要发表的意见已经成为一点也不简要的发言，但是，我要以这种基调结束我的发言。

主席：

我感谢杰出的苏联大使纳扎尔金大使的发言。会议哪个成员国还想发言？我看没人想再进行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开始进行今天会议的第二部分内容。正如尊敬的代表所知道的，我们已收到了两个非成员国提出的请求，它们请求参加就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内容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之后，我们将立即开始讨论该项目。为了在我们开始进行非正式讨论之前审议这些要求，我打算暂停这次全体会议，以便按照我们的惯例非正式地考虑一下我刚提到的两项请求。如果无人反对，我现在就暂停这次全体会议。

上午 11 时 40 分会议暂停，上午 11 时 50 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复会。我想将工作文件 CD/WP 283 和 284 提交会议来决定。这两份工作文件载有芬兰和挪威的请求，两国请求参加为专门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2 的内容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如果无人反对，我就认为会议通过该决定草案。

会议决定如上。

主席：

尊敬的代表们，请允许我现在作个简要发言，以表明我作为 6 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任期已经结束。这一发言是关于我们就若干有关会议议程的悬而未决专题的程序性问题进行磋商的进展情况报告。在进行发言时，我将继续坚持过去几位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树立的传统。尽管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新的传统，但是，从证实会议主席和会议成员国在工作程序与进程中对消极面和积极面都负有共同责任，以及证实会议主席为继续其前任已开始的进程和他的继任者将要开始工作进程的那一阶段所进行的任何磋商具有连续性方面来看，我认为该传统是有用的，因为每月一次的主席任期的性质使这一点成为必要。

在中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提出的有关任务问题的草案的基础上恢复了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具体磋商。有些人欢迎这项草案，而另一些人则在继续研究这一草案。一些代表团仍然认为，4 月份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提出的有关任务问题的草案是就这一专题进行磋商的坚实基础。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就再次设立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达成协议。我并不力求预先做出结论，我认为，解决办法必须是一项妥协性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能协调各小组的立场，而不会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小组不利。尽管我知道达成这样一种综合性的解决办法十分困难，但我相信，通过进一步努力和表明有这样做的意愿，我们就能达成这种解决办法。无论如何，裁

军谈判会议必须避免目前围绕这一专题的审议出现的僵局继续下去，并且避免从经过委员会审查的范围后退。

就举行裁军谈判会议非正式会议来审查有关防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问题达成协议证明是有可能的。与前几届裁军谈判会议相比，我们在这方面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无疑又前进了一步。我希望我们今天就这一问题开始进行的讨论将有助于为确定一个范围，以便在下届会议期间，按照作为裁军领域中的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在较大程度上审查这一专题。

尽管人们明显希望恢复有关防止核战争这一专题的磋商，而且我也知道一些小组在评价它们的立场时所采取的方式，但是不幸，我们却不能将这一点变成现实。我确信，我的继任、尊敬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特雷费大使在担任裁军会议主席职务期间将会顾及以前所有有关审查这一问题的最适当的范围的建议，继续进行这些磋商。

有关小组就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新系统的问题所持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我注意到，这些小组就增加会议成员国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没有改变。因此，我认为开始就该问题进行紧张磋商没有实际意义。但是，这个问题应当成为今后几周中所关心的问题，以便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裁军谈判会议将会再次发现，在它草拟年度报告时，它不得不表明它不能就该问题做出决定，也不能对向它提交的入会申请作出答复。

我担任会议主席期间的进展情况的报告到此结束。我祝愿我的继任埃塞俄比亚的特雷费大使在他7月份担任裁军会议主席期间一帆风顺。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在一位十分可敬的同事、亲爱的朋友和兄弟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了多年出色工作之后即将离任之际向他道别。斯里兰卡的贾扬塔·达纳帕拉大使以极大的能力和效率尽到了他作为他的国家代表所承担的义务，而且在裁军谈判会议已经渡过的困难时期中，他帮助该会议就棘手的问题达成了妥协办法。他的同事和朋友将会十分想念他，但是我确信，在他担任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这一新的职务期间，他会继续与我们保持密切关系。我祝愿达纳帕拉大使在新的岗位上和在履行他所信仰的使命即裁军的使命中一帆风顺。

最后，我对你在这个月中与我进行了合作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要特别感

谢小组协调专员，我荣幸地与他进行了密切接触。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和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我亲爱的朋友科马蒂纳大使以及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和他们的所有同事为帮助我作出的一切真诚的努力，我也要感谢所有在后台进行工作的工作人员，尽管我们看不到他们，但我们却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我感谢翻译服务处的人员，他们通过努力使我们得以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尽管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别，他们还是向我们转达了各种意见。我的发言到此结束。在这次会议闭会之前还有人想发言吗？杰出的中国代表樊大使要进行发言。

樊国祥先生（中国）：

感谢你，主席先生。你在发言中提到，杰出的达纳帕拉大使就要离开我们，今天是他与我们一同参加会议的最后一天。明天他就要担任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职务。主席先生，我完全同意你对达纳帕拉大使作出的评价。达纳帕拉大使是一位杰出的不结盟运动的代表。他在这一机构和其他裁军谈判机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从而起到了积极作用。达纳帕拉大使是一位杰出的斯里兰卡代表，该国与中国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对促进中国代表团与斯里兰卡代表团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代表团想采此机会对他提供的合作和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我本人也感谢他对我的工作所给予的合作和帮助。他就要离开裁军谈判会议，而且他的离去意味着我们将失去一位朋友和杰出的同事，这是令我们感到遗憾的，尽管如此，达纳帕拉大使在另外的工作岗位上将会继续发挥他的才能和智慧。我对此感到高兴并祝愿他一帆风顺。

主席：

我对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中国代表樊大使的发言表示感谢。现在我请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里查德·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感谢你，主席先生。我本不打算在这种时刻发言。由于这一时刻所具有的特殊性，我将只作个简要的发言。请允许我首先说，在你担任会议主席的这个月中所举行的正式的全体会议上，我本来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发言，从而失去了一个机会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主席一职是多么高兴。但是，由于你担任主席的任期已到此结束，我认为，我要说的最恰当的话是，我们对你在本月份出色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深表感谢。

我提到的特殊时刻是指贾扬塔·达纳帕拉将要离开裁军谈判会议。我认识他已有20多年了。他是一个与我的国家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国家的代表。我不想没完没了地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表明，我认为贾扬塔·达纳帕拉离开裁军谈判会议对这一会议是个十分严重的损失。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唯一的而且是非常恰当的令人感到慰藉的是，裁军事业不会失去贾扬塔·达纳帕拉。

主席：

我感谢里查德·巴特勒大使对我和我的朋友达纳帕拉大使的赞誉之词。现在我请杰出的法国代表发言。

莫雷尔先生（法国）：

感谢你，主席先生。我只想对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达纳帕拉大使作为他的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进行最后一天的工作表示遗憾并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由于从一开始法国就对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具有特殊兴趣，因此我想补充说，我们相信，在他的指引下，加上他所具有的出色的才能和他在裁军领域所树立的权威——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裁军研究所本身一定会恢复它的权威和影响，而我认为这正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因此，我祝愿他一帆风顺。这是我个人的希望，也是法国政府的希望。

主席：

我感谢法国代表莫雷尔大使对我们亲爱的朋友达纳帕拉大使所讲的话。现在

我请苏联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联）：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在你任期结束之际对你为我们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向你表示感谢。我们知道，斯里兰卡大使达纳帕拉大使即将卸任，我想谈以下一些看法。我们对不得不与达纳帕拉大使分别感到遗憾。我们与他建立了密切的、有效的合作关系。他是一位精通裁军问题的出色的外交家。在达纳帕拉大使即将就任新的重要职务之际，我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重大成功，并希望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建立的密切的、有效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能继续存在下去。

主席：

我感谢苏联杰出的纳扎尔金大使对达纳帕拉大使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还有其他人发言吗？现在我请杰出的南斯拉夫代表发言。

卡拉菲克先生（南斯拉夫）：

感谢你，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科辛大使和整个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名义并作为6月份21国集团协调员对有机会在你多方面的指导下与你紧密地在一起工作表示极为满意。我还想乘此机会重复科辛大使已经以21国集团的名义对达纳帕拉大使表示的高度赞赏。我想表明，南斯拉夫代表团作为6月份21国集团协调员赞同今天大家在这个房间对达纳帕拉大使表示的一切赞赏。我还想表明，我们对达纳帕拉大使负责专门从事裁军事业的重要工作表示极为满意。

主席：

我感谢杰出的南斯拉夫代表以21国小组的名义进行了发言并感谢他对达纳帕拉大使和我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杰出的墨西哥代表发言。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墨西哥):

感谢你, 主席先生。我可以肯定, 我国代表团团长, 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希望出席今天的会议, 以便将对达纳帕拉大使完成本届裁军会议的工作公开表示的感谢载入记录。但是, 由于他没能出席这次会议, 就由我来进行发言。我能对达纳帕拉大使讲这些话感到很荣幸, 因为我曾有幸与他密切地共事, 而且我总能向他学到一些东西, 并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始终没有丢弃。它们对我今后的生涯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达纳帕拉大使将会十分成功地履行赋予他的种种责任, 我想告诉他, 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将会惦记他, 会惦记他的忠告和至理名言。但是, 当我们知道他本人将继续致力于我们自己在这一时期正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时, 我们感到很高兴。

主席:

我感谢杰出的墨西哥代表发言中对达纳帕拉大使的赞扬。现在我请达纳帕拉大使发言。

达纳帕拉大使(斯里兰卡):

感谢你, 主席先生。我本不打算在我最后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时候发言。但是, 你本人和会议这么多的朋友及同事对我所讲的十分热情而过奖之辞使我深受感动。我知道, 我的发言正在耽误就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有关我们议程项目2的问题举行的十分非正式的会议。我不想成为耽误这一十分重要问题的工作的祸根。

请允许我首先对你圆满地结束了主席任职, 尤其是对你在成功地达成一项有关就项目2的问题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的协议时所取得的成就向你表示简短的祝贺。我还想对两位贵宾, 挪威的克里斯特维克大使和伊朗副部长出席今天的会议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有关他们作出的贡献的情况。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 今天是我作为到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来的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最后一次出席裁军谈判会议。斯里兰卡是由于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

特别会议做出的决定才被吸收到这个机构中来的。我在这里有3年半的时间，我从如此众多的代表团做出的贡献，从我看到的与会者在致力于实现裁军理想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合作，特别是教训中受益匪浅。我在这里的那一时期中，有幸与这些与会者建立了友谊和进行了合作。我想我的座位已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座位移到了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几乎就在你的正对面。在此漫长历程中，（如果我可以这样讲的话），我在1984年4月份曾荣幸地坐在主席先生你现在所坐的议席上，而且如我所讲的，我再次荣幸地享受到了我的同事们给予我的合作和友谊。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象这样庄严的机构寥寥无几，我认为这样说决非言过其实。在这里我曾荣幸地与这么多献身于实现裁军这样一个崇高目标的有才干的杰出人物共同工作。至于我们在实现我们的目标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想并不能说明我们没有进行努力或者没有真诚的动机。这同联合国所进行的一切努力的情况一样，是我们时代的写照。

我只想最后祝愿你们所有人圆满地完成你们的任务，并对你们大家给予我友谊和合作向你们表示感谢。大家已经注意到，我不是离开裁军领域，我将继续在这一领域与你们交往，尽管不是直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与你们共事。我确信，我的继任将能够得到你们给予我的那种友谊和合作。

主席：

我感谢达纳帕拉大使的发言，我认为，他在发言中阐明了许多观点，这些观点使我们相信，达纳帕拉先生极为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因此，我相信，他将能以同样的才能和热情履行他的新职责。

我代表你们所有人向他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他取得成功。我们将永远与他一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共同目标。

在我结束这次会议之前，我想通知你们，荷兰外交大臣阁下汉斯·范·登·布鲁克先生将在7月2日星期四举行的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我能否建议，届时我们在上午10时30分，而不是上午10时开始召开全体会议，以便安排荷兰外长的访问呢？我看无人反对，因此我们就照这样进行。

下次的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将于7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开始。按本周会议时间表中所商定的，在我结束这次会议之后，裁军谈判会议将就议程项目2的内容问题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准备在五分钟后召开非正式会议。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中午12时20分散会。